

指定讨论点评

秦方（首都师范大学）

首先，请允许我感谢会议组织方的邀请。在目前新冠疫情肆虐的特殊时期，我有幸聆听各位前辈对历史中一些防疫观念和实践的探讨，实在受益匪浅。

我本人并非专长近代医疗史和防疫史研究，因此，只能就本次会议的三篇论文，提出一些粗略的总结，并结合当下疫情和防疫的发展，提出一些现实感想。

这三篇论文主题非常清晰，均是以近代中国、日本和朝鲜从传统向现代转型为历史背景，探讨在这一过程中各国如何应对一些具体的疫情并推广相关的防疫观念。其中，朴汉珉教授和市川智生教授分别探讨了近代朝鲜和日本居留地的疫情扩散和防疫措施，两位教授尤其能关注不同开港口岸疫情的不同特点以及各方政权应对疫情的不同对策。而余新忠教授则探讨了近代中国新兴的国家政权和身处变革中的士绅阶层如何确立和推广文明、卫生的现代防疫观念，以及在这一推广过程中所展现的权力关系。

结合三位老师的研究，我想提出三个方面的观察和思考，抛砖引玉，向各位前辈请教。

1、区分和连结：如果允许我进行一个粗略的划分，那么近代是一个区分和连结并存的时代。一方面，近代国家民族边界确立，全球殖民扩张持续不断发展，这些趋势所产生的一个重要的结果是出现了很多区分的新单位，比如说这几篇文章中提到的现代国家、居留地等，它们代表着新的政治区分、行政区分、经济区分和空间区分等等。然而，另一方面，一些疫情的发生和传播，无疑冲击了这些人造区分。病毒或细菌依附在具体的物体或者身体上，随着在全球游走的商人、士兵、使节、船只、货物等途径也进行了扩张，疫情的爆发暴露出这些现代的、人为的区分的无效性和迟缓性，甚至这些区分反过来更促进了疫情的发展。面对区分的无效时，人们可以依托的是暂时性的合作和联系，通过分享共同的防疫知识和体制，最终将疫情控制下来，而在这一过程中，又根据疫情发展形势，又可能又会产生新的区分。

事实上，此次新冠疫情的爆发也为我们展现出区分和连结的复杂性。当病毒成为一个全球存在时，当病毒也在进化和扩展时，我们会看到一个庞大的体系浮现，在上面有像世界卫生组织这样的超越国家的单位，有各国民族，往下的话，以中国为例，当下我们进入到精准防疫阶段，像省、市、区、甚至个人居住的小区，都成为精准防疫的有效区分单位，有时候一街之隔，按照行政区划，你所居住的小区可能就被归到疫情风险区，这种区分会极大影响小区中民众的生活范围和生活方式（比如说要居家隔离还是可以基本自由地去上班），而随着交通工具的发展，疫情的扩展也变得更为有效，于是，像机场、火车站、公交站这样的交通体系节点原本以便捷性著称，而现在则成为整个体系的弱点所在。怎样形成一个灵活、有效的体系运作，以应对疫情的突发性和非常态性，是历史和现实需要持续思考的问题。

2、平等和阶序

在当下的疫情叙事中，我们经常会看到的对比是：一群面目模糊、仅作为数字而不断增加的“感染者” vs 一些特别有社会知名度的“感染者”。在感染这个层面，似乎是人人平等的，每个人都有可能被感染，然而在如何叙述“感染”时，我们又在强化一种阶序性。如果说病毒本身是无差别的，那么如何认知病毒、防范病毒、治疗病毒，则恰恰显示了社会中的等级性和权力关系。这一点，在此次会议的三篇文章中，都或多或少地被谈论到，既有在殖

民体系中的本国人和殖民者围绕防疫所形成的权力关系，也有在新的国家民族框架中不同阶层（如士绅阶层、官员）借由防疫观念再次确定自己的主导地位。这让我想到了 Susan Sontag 那本《疾病的隐喻》的观点，通过疾病，人们到底在谈论什么，人们到底想谈论什么。此次疫情的爆发，让我们看到，很多时候我们是在借“疫情”谈论更深刻、更复杂的问题，如国家权力、国际关系、生命权利、家庭结构等等，我想，这些议题都可以从历史的角度来重新进行分析和思考，惟有如此，我们才能在一个更广泛的层面上来理解疫情和防疫。

3、共同体/社区和非正式关系

此次三位学者的文章主要是在国家和社会层面围绕防疫展开论述。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体现了我们认知历史的递进层次，即从个人、家庭，到社会和国家。然而，我认为我们可以在其中加入一个环节，即共同体/社区，使之成为一个承上启下的环节。这个共同体可以诸如是近代北京四合院、上海里弄这样以居住和邻里关系为中心的社区，也可以是在近代城市中依然扮演重要角色的延伸家庭（*extended family*），也可以是通过近代教育和职业建立起来的友谊网络，总而言之，共同体/社区可以成为一个灵活的存在，甚至是一个模糊的中间地带，产生新的关系、体制和结构。而我之所以会产生共同体/社区这个观念，是看到在这次疫情中，当像学校、公司这样的组织或者机构无法成为关联个体的有效单位，甚至成为重点防范对象，我们居住的小区反而在基层建构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而当防疫物资匮乏时，亲戚、朋友这样的非正式关系有时会成为人们获取物资的间接途径，很多人无法直接从国家或市场买到诸如口罩这样的紧缺医疗物资，那么亲戚、朋友则会形成一种有效的网络，促进物资的流通和分享。自然，我无意否认，在这其中会产生很多新的问题，但这次疫情确实使我们重新反思社会和国家在体制层面——尤其是基层层面——上的运作模式。

以上是我的一些简单的观察和思考，感谢大家。